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四十三

起癸酉晉孝武帝寧康元年○止丙申晉武帝太安二十一年凡二十四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綱目凡例凡諸國同時同號者後起者稱後至前國亡則後國去後字而凡追尊前國處加前字今於秦苻堅時稱姚萇為後秦及前此趙劉曜時稱石勒為後趙本此○代什

翼犍三十九年當晉孝武帝太元元年爲苻秦所破國以中絶及秦命劉庫仁分統代部道武帝珪依之卒成魏業今於代亡之後仍存代格附書庫仁及其子劉顯之事爲魏道武即代王位張本云

癸酉

晉

烈宗孝武皇帝寧康元年

諱曜簡文帝第二子在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

春二月大司馬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于此行溫既至大陳兵衛

南郡公桓溫

改封十四年卒子玄嗣至安帝隆安二年再見○溫常覬覦非望或臥對親寮

涼公

張天錫十年遣使貢方物于晉

秦王

苻堅建元九年使王統等取梁益二州邛筰夜郎皆附之堅以楊安鎮成都毛當鎮漢中姚萇屯墊江王統鎮

代王

什翼犍建國三十六年使燕鳳入貢於秦

附

隴西

初乞伏司繁降秦留長安至是鮮卑勃寒掠隴右秦使司繁討之勃寒請降於司繁秦遂使司

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

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

仇池○彗星出於箕尾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至冬不滅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東井秦分今彗起尾箕而掃東

繁鎮勇士川至太元元年再見

執

秋七月大司馬溫卒以桓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江州刺史沖問安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溫卒熙及弟濟謀殺沖沖徙之長

人其心迹若是

建城公

周虓

世襲公爵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以母為秦所獲遂降于秦至帝太元七

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剪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平公融亦上疏

沙稱温遺命以少子玄為嗣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加桓豁征西將軍督荆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桓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鎮姑孰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鎮尋陽沖既代温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沖不從始温在鎮死罪皆專決沖以為生殺

年再見

言之堅曰脩德可以禳災苟能内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之重當歸朝廷須
報後行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
王彪之為尚書令
謝安為僕射○安
以天子幼冲欲請
崇德太后臨朝彪
之曰上年垂及冠
婚反令從嫂臨朝
示人主幼弱豈所
以光揚聖德乎安
不欲委任桓冲故
使太后臨朝已得
專決遂不從其言
彪之與共掌朝政
安每歎曰朝廷大

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以刁彝為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

冬秦寇梁益陷之○秦王堅使王統朱彤帥卒二萬出漢川毛當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戰敗彤遂拔漢中徐成亦克劍門楊安進攻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趣

江陵彤邀而獲之虓遂降堅欲以虓為尚書郎虓曰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遂不仕嘗值元會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以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陽尹

甲戌

孛星見

寧康二年

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兖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安不能從

張天錫十一年

苻堅建元十年　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冬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

什翼犍建國三十七年　擊劉衛辰衛辰南走

之不獲朱彤趙整固請誅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學強記能屬文好直言面諫前後五十餘事慕容垂夫人得幸于堅堅與

乙亥

寧康三年

夏五月徐兖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

藍田侯

王坦之

張天錫

十二年

苻堅建元十一年

秋七月

之同輦遊於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鷰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什翼犍建國三十八年

坦之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

以桓沖為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沖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沖處之澹然

秋八月立皇后王氏○后濛之孫也

九月以徐邈為中書舍人○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

襲封七年卒謚獻子愷嗣○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盛德絕倫郗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

丞相清河侯王猛卒○王猛寢疾堅親為祈郊廟社稷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又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正朔相承

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酬樂之後好為詩章文詞繊雜邀應時收斂還省刋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上下安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

丙子	
太元元年	
章武王	
張天錫十三年	
苻堅建元十二	六合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〇置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
什翼犍建國三	
隴西	

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以郗愔為鎮軍大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桓沖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六郡諸軍事自京口徙鎮姑孰

詔除度田收租之制○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之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範之

初章武王珍卒無嗣至是以河間王欽子範之紹封至帝太元十六年再見

天錫荒于酒色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之子大豫人情憤怨從弟憲與槻切諫不聽秦王堅徵天錫入朝天錫會官屬謀之皆

年遣侍臣分巡郡縣問民疾苦○三月板南鄉山蠻三萬户皆來降○堅下詔以張天錫臣道未純遣將軍苟萇梁熙等

十九年秦兵來攻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兵拒戰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

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

冬十一月己巳朔日食

愬曰吾世事晉朝今一旦委身賊庭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

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渠殊奉詔徵之若有違命即進師撲討負殊至姑臧天錫殺之苟萇等濟河連敗涼兵遂至姑臧天

中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弑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

錫擴秩錫出降濱國中
大言曰堅以梁大亂珪
孤計決熙為涼母賀氏
矣言降州刺史以珪走
者斬使封天錫依賀訥
謂秦使歸義侯秦王堅
聞負梁○劉衛執寔君
殊曰君辰為代斬之欲
欲生歸所逼求遷珪于
乎死歸救于堅長安代
乎殊等堅遣行長史燕
辭氣不屈公洛鳳固請
屈天錫鄧羌朱曰代王
怒射殺彤等將遺孫冲
之其母兵擊代幼莫相
嚴氏泣以衛辰統攝劉

曰秦主横制天下兵不留行令既抗衛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八月秦師濟河天錫又遣掌

為鄉導大敗代兵什翼犍為其子所弒秦兵趨雲中代部衆逃潰國中大亂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

庫仁勇而有智劉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而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立

掾帥眾三萬軍于洪池秦將軍苟萇使姚萇為前驅馬建迎降據兵敗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刎而死秦兵遂至姑臧天錫面

之惡一也乃執什翼犍子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分代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劉庫仁自河以西屬劉衛辰使統其眾慕容綏私

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

丁丑

太元二年

博陵公

縛出降涼州郡縣悉下前涼亡右前涼自惠帝永寧元年張軌為涼州刺史遂有涼土共九主七十六年而亡

符堅建元十三

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强大務勝不休北戎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糧相望兵疲民困危亡近矣

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

高句麗

春以朱序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秋以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
冬十月以桓沖都督江荆等州軍事領荆州刺史以沖子嗣為江州刺史又以王藴都督江南諸軍事領徐州刺史謝玄為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沖以秦人強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波

王道素

自建興二年王沈子浚死于石勒至是以沈從孫道素紹封壽卒子崇之嗣至安帝義熙十一年改封東莞郡

年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長史大修舟艦兵器飾以金銀慕容農私言于垂

遣使朝貢於秦

新羅

遣使朝貢於秦

守江陵楊亮守江公夏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昔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

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

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耶安曰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為能耶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

戊寅

太元三年

所營造

臨海太守郗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後若哀惋害寢食可呈此超卒愔果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

陳留王

苻堅建元十四

大宛

春二月作新宮
秦寇梁州夏四月陷南陽○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為虞既而石越帥騎五千浮度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西北

曹恢
嗣封十六年卒子霽誕至帝太元八年再見

年
堅遣長樂公丕等攻襄陽慕容垂拔南陽與丕會○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遜于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為基

獻汗血馬于秦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為人用千里馬何為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

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于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于許洛塞其運道絶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

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堅從之○堅宴羣臣以極醉為限趙整作酒歌堅命書之以為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

己卯

太元四年

齋興丕會

秋七月新宮成

秦遣兵分道寇盱眙彭城魏興○秦王堅使俱難寇淮陽盱眙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鎮姑孰以禦之秦又使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于西城

東興侯

苻堅建元十五

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即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

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秦陷彭城淮陰○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遂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玄遣之泓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于留城玄揚聲遣軍向留城超

謝玄優破秦兵詔遣官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縣侯至帝太元十年再見

興年伯

年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攻圍小城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堅遣使切讓丕等賜丕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

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遂帥衆奔玄超遂據彭城留徐褒守之南攻盱眙俱難克淮陰留邵保戍之

三月詔減省用度○詔以疆埸多虞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秦

謝石

安之弟累官尚書僕射破秦將俱難以功封至帝太元十年再見

至是丕命諸軍并力攻襄陽堅欲自將攻之陽平公融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親勞大駕所

韋鍾拔魏興把引
刀欲自殺左右奪
其刀會秦人至執
之抱不言不食而
死秦王堅數曰周
孟威不屈于前丁
彥遠潔已于後吉
祖沖閉口而死何
晉氏之多忠臣也
抱叅軍史穎逃歸
得抱臨終手疏詔
贈益州刺史

五月秦陷盱眙進圍
三阿謝玄連戰敗
走之○秦俱難彭
超拔盱眙執内史

謂以隨
侯之珠
彈千仞
之雀也
乃止二
月襄陽
督護李
伯護密
遣其子
送款請
為内應
丕命諸
軍進攻
遂克襄
陽執朱
序送長

毛璩之遂圍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玄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玄進攻之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逯田洛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玄還廣陵詔進號

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伯護為不忠斬之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梁成為荊州刺

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謝安為相秦人屢入寇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于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秋八月以王蘊為尚書僕射頃之遷丹陽尹蘊自以國姻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會稽內史

史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彭起入彭城俱難克淮陰○夏四月秦鍾拔魏興○五月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三阿屢為

謝玄等所敗北走僅以身免堅開之大怒秋檻車徵超下廷尉超自殺難削爵為民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鎮彭城毛盛為兗州

庚辰

太元五年

夏五月以謝安為衛將軍與桓沖並開府儀同三司○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故有是命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冬十月九真太守李

建昌公

謝安

時苻堅强盛諸將退敗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

刺史鎮胡陸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大饑

苻堅建元十六年

復以苻重為鎮北大將軍守薊○作教武堂于渭城命

遜據交州反

十一月葬定皇后

是歲秦王堅遣高密

太守毛璪之等二

百餘人來歸

玄等應

機征討

所在尅

捷拜衛

將軍開

府儀同

三司封

縣公至

太元十

年再見

太學生

明陰陽

兵法者

教授諸

將朱彤

曰諸將

百戰之

餘而使

受教于

書生非

所以强

其志氣

也堅乃

止○行

唐公洛

勇而多

力自以有減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憤怨堅以洛爲燕州牧治中平規曰宜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進據冀州以

圖西土洛從之帥衆發和龍堅遣竇衝呂光討之北海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衝等敗之擒洛送長安重走還薊光

追斬之堅赦洛不誅徙西海郡○以苻融為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氏十

五萬户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以其子丕鎮鄴暉鎮洛陽石越等皆爲刺史各配氐户三千餘户堅送丕至灞上

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畱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

辛巳

太元六年

春正月立佛精舍於內殿引諸沙門居之左丞王雅諫不從

以尚書謝石為僕射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秋七月交阯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沖擊破之遂拔管城獲其將閻振吳仲

新安王

晞

徙封十一年卒

追封新寧郡王子遵嗣

至太元十二年再見

豐城公

納

將堅建元十七年

東夷西域六十二國來朝貢

江東大饑

桓冲

封二十二年冲使兄子石虔等伐秦襄陽太守閻振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於京都詔歸冲府以平振功

壬午

太元七年 秋九月桓沖遣將軍朱綽伐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	
建城公 周虓 降秦十年謀襲秦王堅事泄堅引虓問狀虓曰	封沖次子謙為宜陽侯至帝太元九年再見
苻堅建元十八年 春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堅問其狀陽曰臣	
林邑 范熊遣使獻方物於晉	

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況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先是虓屢謀叛秦堅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

父死不以罪臣為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皮曰臣父有佐命勲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

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乃徙虓于朔方之北竟以病卒于朔方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

以十具牛為治田之具未嘗為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堅徙陽于高昌

因上疏求表其殊節帝詔曰榹厲志貞亮無愧古烈未及拔身奄隕厥命甄表義節國之典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賻錢二

徙皮榹於朔方之北○堅徙鄴銅駝馬飛廉翁仲於長安○以符融為征南大將軍謀伐晉也○夏幽州煌○秋以裴元畧為

十萬布百疋又贈賜其家

巴西梓潼太守為伐晉故使密具舟師也○遣將軍呂光將兵擊西域陽平公融諫不聽○冬會羣臣於太極殿堅議曰東南

一隅未霑王化吾自將討之何如權翼曰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

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堅曰天道幽遠吾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何險之足恃乎羣臣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融

言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且曰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臣懼變生肘掖也

王景畧一時英傑陛下獨不記其臨終之言乎堅不聽慕容垂曰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

功乎堅大悦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亦不聽所幸張夫人諫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

癸未

太元八年

夏五月桓冲帥師伐秦拔筑陽○桓冲帥衆伐秦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秦遣慕容垂來救進臨沔水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於樹枝光照數十里

陳留王

曹靈誕

自太元三年陳留王曹恢卒至是立其世子靈

苻堅建元十九年

夏桓冲攻襄陽堅遣慕容垂救之冲退還上明○秋堅

寵亦諫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大熟

隴西

乞伏國仁七年○秦王堅之南侵也以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

沖懼退還上明表其兄子石民領襄陽太守戍夏口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

誕為陳留王至安帝義熙四年再見

下詔大舉良家子有材武者皆拜羽林郎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曰垂萇我之仇讐良

騎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于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

進運漕萬艘將融等兵三十萬先至穎口詔以謝石為征討大都督謝玄為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遂命駕出遊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陟至夜乃還桓

家少年不閑軍旅何可聽也堅不聽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為前鋒以姚萇為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慕容紹言於垂曰主

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廹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併之衆至十餘萬

冲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

以琅邪王道子録尚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肥

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冬秦兵為謝玄等所敗堅中流矢單騎走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

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苻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
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
淮以遏東兵彬遣使告石等曰今賊
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
于融融馳使白堅堅留大軍于項城
引輕騎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
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

然流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于垂曰此時不可失願不以意氣微恩忘社

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赴洛澗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于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

稷之重垂曰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既不負夙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悉以兵授堅堅比至洛陽慕容農謂垂

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陣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陣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小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

曰尊不廹人于險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夫取果于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垂善其言行至

水擊之融馳騎畧陣欲以帥退者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却朱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來奔獲堅所乘

澠池言于堅曰北鄙閒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鎮慰之堅許之權翼諫堅曰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翼

雲母車及儀服器械不可勝計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以謝石為尚書令進

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

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以王國寶為尚書郎○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諂安於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疎忌之

初開酒禁增民稅米

以渡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呂光行越流沙焉耆等國皆降惟龜茲王帛純固守光進攻之○慕容垂潛與燕故臣

□五石

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叛堅堅馳書使垂討之石越言於長樂公丕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丕遣

苻飛龍帥氏騎為之副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垂留慕容農及楷紹于鄴行至安陽聞丕之謀乃

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龍氐兵盡殺之慕容鳳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平原公暉遣毛當討斌鳳擊斬之垂濟

甲申	
太元九年 春正月遣將軍劉牢之伐秦拔譙城桓沖伐秦拔魏興上庸新城	
臨川王寶 初簡文帝子郁	
將堅建元二十年 春正月朔長樂公丕大	河提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使起兵農等遂以晦日出鄴奔列人
姚萇白雀元年 慕容泓起兵華陰秦王堅謂權	
慕容垂元年 春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為盟主	
代 南部大人劉庫仁自什翼犍適	

二月荆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朝議欲以玄為荆州刺史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桓石民為荆州桓石虔為豫州桓伊為江州

三月以謝安為太保

夏四月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

梁州刺史楊亮帥兵伐蜀屯巴郡

早卒謚獻世子至是追封臨川王以武陵王晞孫寶為嗣

河間王

曇之

嗣封十九年卒子國鎮嗣至安

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道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丕使石越討之衆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惟敵是求當

翼曰不用卿言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爭將若泓何乃使廣平公熙鎮蒲坂徵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

斌從之垂至洛陽苻暉閉門拒之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

害以秦王命與劉衛辰分統代部至是發兵救苻丕次於繁畤燕慕容文在庫仁所作亂庫仁被殺庫仁弟頭眷代領部衆

五月秦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來降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見崩

秋七月秦梓潼太守壘襲以涪城來降

葬康獻皇后

八月遣都督謝玄率師伐秦取河南○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玄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

帝隆安三年再

新蔡王

崇

自簡文帝咸安元年放新蔡王晃於衡陽至是以晃弟崇紹封

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越至列人西農參軍越謙請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盡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

以賓衛為長史萇為司馬以討泓泓帥衆將奔關東叡欲馳兵邀之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

引兵東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帥衆向鄴慕容農亦驅列人居民為卒攻破館陶收其軍資

丁零

初翟斌起兵叛秦秦王堅使慕容垂來討至是斌遣長史郭通往說垂隨帥其衆與垂會垂以斌為建義大將

城內史劉牢之攻
秦兗州刺史張崇
崇棄鄄城奔燕牢
之據鄄城河南城
堡皆來歸附
加太保安都督十五
州諸軍事假黃鉞
冬十月辛亥朔日食
謝元遣兵攻青州降
之
加謝玄都督七州軍
事○秦長樂公丕
進退路窮謀于僚
佐司馬楊膺請自
歸於晉丕未許會
謝玄遣劉牢之等

至安帝
元興元
年再見

豐城公

桓冲

增封四
年卒謚
宣穆子
嗣襲封
○冲性
儉素而
謙虛愛
士命處

之不如可過也
待暮擊夫執鞭
之越立鼠之尾
栅自固猶能反
向暮農噬于人
鼓譟出但可鳴
陳于城鼓隨之
西牙門彼將奔
劉木帥敗不暇
壯士四矣敵不
百騰栅從與戰
而入農果敗見
督大衆殺甚遣
隨之遂其長史
斬越越詣堅謝
與毛當罪堅怒

器械取軍封河
康臺牧南王斌
馬數千恃功驕
匹衆推縱邀求
農為驃無厭又
騎大將以鄴城
軍農以久不下
垂未至潛有二
不敢行心燕太
賞趙秋子寶請
曰軍無除之垂
賞士不曰河南
往宜承之盟不
制封拜可負也
以廣中若其為
興之基難罪由

據碻磝郭滿據滑臺顏肱劉襲軍於河北襲克黎陽丞懼乃遣參軍焦達致書于玄稱欲假途求糧西赴國難達與參軍姜讓容告楊佺改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且議丕若不從則必縛與之于是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朝廷以玄青司豫既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

士劉驎之為長史驎之不屈親往迎之又辟處士鄧粲為別駕備禮盡恭粲感其好賢乃起應命初郗鑒庾亮庾翼臨終皆有

皆驍將相繼敗沒人情騷動盜賊羣起○慕容垂攻鄴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郡縣多降于燕征東府官屬疑參軍高泰有

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于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萇自稱秦王大赦改元進屯北地

農從之于是兆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士女喜悅○垂至鄴改元服色朝儀皆如舊章農引兵會之垂因其所稱之官

于斌令事來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

幽并州諸軍事

十二月燕王垂復圍鄴謝玄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

表樹置親戚惟沖獨與謝安書云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託不終以此為恨言不及私論者益嘉之及喪下江陵士女老幼皆

貳心泰懼與同郡吳韶逃歸渤海韶曰燕軍近在肥鄉宜從之泰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不為也○慕容泓起兵華

羌胡降之者十餘萬秦王堅自帥步騎擊之萇兵屢敗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有渴死者會天大雨萇營

而授之立世子寶為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垂上輔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垂

防之無能為也斌諷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既未建此官不可遽置耳斌怒密與秦苻丕通謀事

臨江謄送號哭盡哀

南昌公郗愔

官至司空卒謚文穆長子超先卒無子從弟儉之以子僧施為

陰慕容冲起兵平陽堅遣鉅鹿公叡擊泓叡敗死使竇衝擊冲破之冲奔華陰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

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甚軍復振堅歎曰天亦祐賊乎○冬萇開慕容冲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宜先取長安建立根

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垂築長圍守之○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吏夏不從燕

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斌兄子真夜將營衆北奔邯鄲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燕太子寶與慕容隆擊破之真遂走

起嗣襲爵南昌公

武岡男

劉牢之

時苻堅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安豐太守

速備大駕送家兄皇帝還鄴都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堅大怒名慕容暐責之曰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

本然後經營四方長曰燕人因其衆思歸以起兵若得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廣收賓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

者尚衆垂遣太原王楷陳留王紹擊之遼楷謂紹曰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惟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于辟陽紹帥騎

邯鄲○慕容農自信都西擊翟遼于魯口遼兵敗退屯無極慕容麟與農合兵襲遼遼單騎奔真遼真之從兄也

戴寶戍之運龍驤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至安帝元興元年再見

期也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問

取之耳乃留長子興守北地自將其衆攻新平初新平人殺其部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欲立忠義

數百往說王晏晏降于是民夷降者數十萬口稽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興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

龜茲

秦呂光進軍攻龜茲龜茲王帛純出走光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龜茲音丘慈

獪胡

龜茲王帛純為

便即尊位泓于是進向長安○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長安堅聞慕容沖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遣暉拒沖戰于

以雪之及萇至太守苟輔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

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慕容泓起兵華陰自稱雍州牧慕容沖起兵平陽進攻蒲坂○秦符定符紹以信都高城來降○慕

呂光所攻重賂以求救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帥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頭等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與呂光戰

鄭西為沖所敗○龜兹王帛純窘急重賂獪胡以求救獪胡王引諸國兵救之呂光大破之帛純出走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

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横被無辜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于是憑城固守甚為土山地道輔亦于内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萇

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後秦王萇遣其子嵩為質于沖以

于城西為光所破

百濟

遣使入貢于晉

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光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慕容沖進逼長安○

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

請和○慕容麟拔常山中山慕容沖大破秦兵遂據阿房城○丁零翟斌與秦長樂公丕通謀事覺丕殺之○鄴中芻糧俱盡

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人慕容肅與慕容暐謀伏兵殺堅事覺堅召暐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

削松木以飼馬垂曰苻丕必無降理不如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

氣堅乃并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燕王垂幼子柔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慕容冲○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走

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

乙酉

太元十年

春西燕馮翊太守韋謙來奔○西燕主冲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壘主郃安民責之曰君雍州望族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

滎陽人鄭燮以郡來降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

建昌公謝安

封六年卒謚文靖後又追封廬陵郡公子琰襲爵○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有鄉人詣安安問

附涼州

呂光以龜茲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地可居光

苻丕大安元年

春堅與西燕主冲戰于仇班渠及雀桑皆破之又戰于白渠堅兵敗冲遣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將軍竇衝

姚萇白雀二年

秦新平太守苟輔堅守以拒萇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使人謂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讐忠臣耶卿但帥衆還

乞伏國仁建義元年

國仁自稱單于置將相置武城等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改元建義秦封為苑川王是為西秦

慕容垂二年

將軍平規攻薊拔之○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趙王麟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遼西王農還鄴

慕容冲更始元年

春冲稱帝于阿房改元更始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

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還○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秦長樂公丕收殺之牢之聞之盤桓不進及是乃至鄴垂逆戰而敗遂撤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丕帥衆就晉穀于枋頭牢

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

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駭馬萬匹而還兵至宜禾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光新破西域

等擊破之堅與戰于城西又大破之追奔至阿城而還○燕州刺史王廣棄城都走○夏西燕主沖攻長安堅身自督戰飛矢

長安吾止欲得城耳輔帥民出萇圍而阬之○秋萇圍五將山執秦王堅弒之

于是遠近以燕為不振頹懷去就農至高邑遣從事眭邃近出違期不還長史張攀請討之農不應假邃高陽太守參佐家在

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沖襲長安為秦王堅所敗○夏沖攻長安秦王堅出奔

之入也鄴城兵復少振尋坐軍敗微還丕亦還鄴

太保安出鎮廣陵○

會稽王道子專權復為姦諂所構與安有隙會秦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出鎮廣陵築新城而居之

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益州刺史李丕復取益州

秋七月旱饑井竭

秦太子宏來奔處之江州

而弗能及戎手掩鼻以斆之嘗築埭於新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伯埭羊曇者太山知名士也安卒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

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必有異圖若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曰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

滿體沖縱兵暴掠士民流散有堡壁三十餘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兵所殺三輔民為沖所略者尚遣人告堅欲縱

趙北者悉假署遣歸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訣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吞北還遂等當迎于道左耳溫在中山撫舊招新勸課農

五將山留太子宏守長安六月宏奔下排沖入長安

附代

南部劉庫仁之子顯弒其君頭眷而自立仄將

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安有疾求還至建康而卒詔加殊禮以葬

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以尚書令謝石為衛將軍

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

遠伊吾關亦可拒也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美水令張統曰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若奉為盟主

火為內應堅曰否以猛士利兵困于烏合之衆豈非天乎恐徙使諸卿衆滅也其人固請果不克而死堅驍將楊定戰復被擒

桑氏歸附者相繼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真夜襲中山溫擊破之乃遣兵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燕秦相持經年

救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訥兄染干忌珪得衆心舉兵圍之珪母謂曰汝等欲于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慚而

山丘慟
哭而去

南康公
謝石
初封興
平伯以
淮肥功
進封至
帝太元
十三年
再見

康樂公

以帥羣堅大懼
豪則光以識書
雖至不帝出五
敢有異將久長
心貿其得乃留
精鋭東太子宏
合四州守長安
掃先逆帥騎數
寧帝室百與張
此桓文夫人中
之舉也山公詵
熙又不斧五將
聽而殺山告州
洛於西郡期以
海光開孟冬救
翰謀懼長安太

幽冀人去
相食邑
洛蕭條
附丁零
垂以柔
楷為軍翟真自
糧北趣承營從
中山使屯於行
農先驅唐鮮于
畦遼等乞殺真
皆來迎自立為
上下如趙王營
初○秦人殺乞
長樂公立真從
丕去鄴弟成為
乘遣南主燕王
中郎將垂圍之

謝玄

初封東興侯以淮肥功進封至帝太元十三年再見

望蔡侯

謝琰

安次子苻堅之

不敢進杜進曰熙文雅有餘識鑒不足終不能用宜及其上下離心速取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旋

子宏不能守出奔下辨西燕主冲入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秋後秦王萇圍五將山執堅幽于別室使求傳國璽堅

慕容和守鄴○將軍餘巖叛據令支而高句麗亦擊取其遼東二郡垂遣慕容農討巖斬之進擊高句麗復取二郡還至龍城

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阬成衆

附仇池

初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奔秦秦王堅以

段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為輔國將軍以精兵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勳封至安帝隆安四年再見

永修侯

師遣其予脩帥衆拒之光破擒之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縣皆降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

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也農復不可得遣尹緯說堅堅問緯在朕朝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

繕修陵廟垂以農為幽州牧留鎮之農法制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流民至者數萬○慕容麟攻博陵城

女妻佛奴子定及堅敗關右擾亂定盡力於堅堅死乃率衆奔隴右秦王丕以定為雍州牧尋徙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置

桓伊

初以破
王鑒張
蚝功封
宣城子
至是論
淮肥之
功進封
縣侯

太守宋倚而朕
泮城守不知宜
不下光其亡也
攻而執堅自以
之讓泮平生遇
曰吾受甚有恩
詔平西尤忿之
城而梁數罵甚
熙絕我求死謂
歸路此張夫人
朝廷之曰豈可
罪人卿令羌奴
何為附辱吾兒
之泮曰乃先殺
將軍受二女寳
詔平西錦裘遣

中糧竭倉儲於
矢盡功百頃自
曹張狩稱龍驤
踰城出將軍仇
聚眾以池公遣
應麟秦使稱藩
博陵太於晉詔
守王兌因定所
臨城數假之號
之曰卿後又取
是秦民天水畧
吾是卿陽之地
君卿起自稱秦
兵應賊州刺史
而號義隴西王
兵何名至太元

域不受人縊堅
詔亂凉于新平
州梁公佛寺張
何罪而夫人中
將軍殺山公詵
之泮但皆自殺
苦力不後秦將
足不能士亦皆
報君父哀慟甚
之讐耳欲隱其
豈肯如名謚堅
逆氏彭曰壯烈
濟之所天王○
為乎主長樂公
滅臣死丕將赴
固其宜長安時

實之相十九年
違也古再見
人求忠
臣必於
孝子之
門卿母
在城棄
而不顧
吾何有
焉今人
取卿一
時之功
則可矣
家能忘
卿不忠
不孝之

也光殺泮及皓夫簿尉祐姦佞傾險與濟同執熙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說光以祐為金城太

幽州刺史王永自薊走壹關遣使招之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將軍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以騎來

罪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充殺之○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散實倉廩外給軍糧內

守祐至允吾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

會丕始知堅死乃發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丕即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中山太守王兗固守博陵

修宮室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中山

為秦拒燕丕以定等皆為河北牧守楊定自西燕亡奔隴右收集舊衆竇衝據茲川有衆數萬與定及秦州刺史王統河州毛

興益州王廣南秦州楊壁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各進其位號()燕慕容麟攻博陵守將王兗死之

丙戌

晉

太元十一年

春正月丁零翟遼襲黎陽執太守滕恬之三月泰山太守張願叛謝玄退屯淮陰初謝玄欲使朱序屯梁國而自屯彭城以北

海西公奕

廢居吳縣十五年薨奕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禍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

後涼

呂光大安元年初張天錫之南奔也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庶子大豫與俱奔河西至是魏安人焦松聚兵迎

秦主

苻登太初元年夏河北州郡復降于燕丕以王永為左丞相傳檄四方共討姚萇慕容垂于是天水馮翊河

後秦主

姚萇建初元年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大赦改元置百官

西秦王

乞伏國仁建義二年南安祕宜帥羌胡五萬餘人攻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宜奔還南安秋宜與

後燕主

慕容垂建興元年垂稱皇帝大赦改元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垂欲遷文明段后于別室追尊

西燕主

慕容永中興元年主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強課農築室為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弒沖立

魏王

拓跋珪登國元年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珪大會於牛川即代王位改元以長

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玄置戍而還至是張願以郡叛降翟遼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夏六月以楊亮為雍州刺史鎮衛山陵荊州

寵有子不肓時人怖之

奉聖侯孔靖之

秋封靖之為奉聖亭侯以奉宣尼祀

大豫為主攻拔昌松進逼姑臧穆曰呂光糧豐城固兵甲精銳不如席卷嶺西礪兵積粟然後東向不及朞年光可取也大豫

東京兆扶風咸起兵遣使詣玉抱罕諸氐以河州刺史衛平衰老議欲廢之會七夕宴氐啖青抽劍而前曰天下大亂非賢

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戶降于國仁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

其母蘭氏為文昭皇后配享太祖博士劉詳董謚以為兗母為帝嚳妃位第三不以子貴陵姜原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

沖將段隨為燕王慕容恒慕容永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顗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恒弟韜殺顗恒又立沖之子

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王建等為外朝大人奚牧為治民長皆

刺史桓石
民取弘農
初置湖陝
二戍
冬十月西燕
擊秦敗之
秦王丕奔
東垣將軍
馮該擊殺
之執其太
子寧等送
建康詔赦
不誅
海西公奕薨
於吳

不從自主不可
稱涼州濟衛公
牧使移老矣宜
說諭嶺返初服
西諸郡狄道長
皆起兵苻登王
應之保室疏屬
據楊塢志畧雄
夏大豫明請共
自楊塢立之有
進屯姑不同者
臧城西即下異
王穆及議衆皆
禿髮思從之于
復犍子是推登
奚于帥為雍河

詳謚曰瑶永又掌宿衛
上所欲殺之乃參謀議
為無問立泓之長孫道
于臣臣子忠為生等出
按經奉帝忠以納教命
禮不敢永為丞珪徙居
有貳垂相永持定襄之
乃不復法寬平威樂務
問而卒鮮卑安農息民
行之又之至閒國人悅
以可足喜聞燕之夏珪
渾后傾主垂已改稱魏
覆社稷稱帝不王自此
追廢之敢進築國號魏
尊烈祖燕熙城　初秦
昭儀段而居之遷什翼

衆三萬屯于城南吕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謚曰文昭皇帝冬大赦改元○張大

二州牧帥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丕即而命之仍封南安王○冬西燕慕容永遣使詣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

氏為景德皇后配享○垂子柔及孫盛會皆在長子盛謂柔會曰主上中興東西未壹吾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將不免

永庬弟之孫也夏刁雲等弒忠立永為河東王冬永擊敗秦兵進據長子即帝位改元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

徒少子窟咄於長安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窟咄為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埿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珪左右

豫自西戰于襄
郡入臨陵大敗
洮掠民丞相王
五千餘永等皆
户保據死丕師
俱城〇騎數千
十二月南奔東
光自稱垣謀襲
使持節洛陽馮
侍中中該自陜
外大都邀擊殺
督督隴丕〇苻
右河西登既克
諸軍事南安夷
大将軍夏歸之
涼州牧者三萬

不若以之為永
時東歸所殺
無為生
待魚肉
也遂相
與亡歸
後歲餘
西燕殺
垂子孫
無遺

附丁零
鮮于乞
之殺翟
真也翟
遼奔黎

于桓等
與部人
謀執珪
以應窟
咄幢將
莫題亦
潛與窟
咄交通
桓舅穆
崇告之
秋珪誅
桓等五
人莫題
等七姓
患原不
問珪懼

酒泉公餘戶登遂進攻後秦主萇之弟碩德于秦州萇自往救之登與戰大破之咲青射萇中之萇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眾○尚書

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眾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遼于後閉門拒之恬之東奔鄄城

內難北踰殷山復依賀蘭部遣外朝大人安同求救于燕燕王垂遣趙王麟救珪軍未至窟咄稍前逼珪賀染干侵珪北部以

寇遣奉渤海王懿自杏城奔南安登發丕喪行服議立懿為主衆曰渤海年幼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即帝位大赦改元

遼追執之送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軍共討遼三月秦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于遼秋遼侵譙為

應之珪衆驚擾燕趙王麟聞之遣安同先歸人知燕軍在近衆心少安窟咄進屯高柳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衛

置百官〇登立世祖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衛以虎賁凡所欲為必啟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為死休字

朱序所敗

辰衛辰殺之珪悉收其衆以庫狄干為北部大人麟引兵還中山

每戰以劍矟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將軍徐嵩胡空各聚衆結壘自固既

丙戌後秦官爵後秦以王禮葬堅于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壘降登以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丁亥

太元十二年

春正月以朱序為青兗州刺史鎮淮陰謝玄為會稽内史

燕寇東阿陷之〇濟北太守溫詳屯東阿燕主垂分兵擊之詳奔彭城其衆降於燕

武陵王遵

嗣封新寧王六年復封武陵至安帝元興三年再見

梁王龢

自咸安元年梁

呂光大安二年光將彭晃徐炅攻張大豫于臨洮破之大豫奔廣武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〇大饑人相食

苻登太初二年初苻纂自長安奔晉陽襄陵之敗奔杏城至是登遣使拜纂為大司馬封魯王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先帝之

姚萇建初二年萇攻彭沛穀堡拔之穀奔杏城萇還陰密以太子興鎮長安

乞伏國仁建義三年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秋與沒奕干金熙戰于渴渾川沒奕干金熙大

慕容垂建興二年春垂觀兵河上擊降東阿以太原王楷爲兗州刺史鎮之〇初垂在長安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冗從

慕容永中興二年

附丁零

翟遼遣子釗侵陳穎晉朱序遣秦膺來擊敗走高平人翟暢執晉高平太守徐

拓跋珪登國二年

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張袞言於珪曰顯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内潰而取之必爲後

夏四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妃　五月徵處士戴逵不至○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於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

王逢與父晞等俱廢徙新安至是立逢子綸爲梁王至帝太元十七年再見

子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王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中自爲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

敗三部皆降

僕射光祚言于堅曰陛下頗疑垂乎垂非久爲人下者及垂取鄴祚奔晉晉以爲河北郡守至是降垂垂見之流涕曰秦王侍

含逺以郡降遼燕主垂曰遼以一城反覆三國之間不可不討遼懼遣使降燕冬遼復叛燕侵掠清河平原

患請與燕攻之珪乃遣使乞師于燕會柔然獻馬於燕而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兵會珪擊顯大破之顯奔西燕垂立其弟爲烏

風霜之悲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名命帝許之

秋八月立子德宗爲皇太子

盧水胡彭沛穀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衆十餘萬○馮翊太守蘭犢帥衆二萬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

我深吾事之亦盡但爲二公猜忌懼死而負之祚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辭垂曰卿復疑耶祚曰臣昔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

桓王以撫其衆從八千餘落于中山

尊號纂不從師奴殺而代之積遂與師奴絕後秦攻之師奴敗走其衆悉降○登進據將軍胡空堡戍夏歸之者十餘萬○後

下至今懷之臣敢逃死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戲之耳待之彌厚○遣范陽王德等擊張願破之青兗徐州郡縣

秦姚方成攻拔將軍徐嵩壘執嵩而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苻黄眉欲斬之先帝止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

壘壁多降垂以陳留王紹爲青州刺史鎮歷城○垂子柔及孫盛會來自長子垂問長子人情如何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

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坑其士卒萇

之志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垂帥諸將攻翟遼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遼使請降○吳深殺清河

戊子	
太元十三年春正月康樂公謝元卒	
康樂公謝玄	
呂光大安三年光之定凉州也	
苻登太初三年春二月登軍朝	掘堅之屍鞭撻剝裸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姚萇建初三年春二月萇軍武	
乞伏乾歸太初元年夏國仁	
慕容垂建興三年春青州	太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渤海人張申據高城以叛垂命樂浪王溫討之
慕容永中興三年	
拓跋珪登國三年夏珪破	

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戍洛陽譙王恬都督兗冀諸州軍事鎮淮陰

進封四年卒諡獻武子瑍嗣○玄少而穎悟與從兄朗俱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

杜進功居多光以爲武威太守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爲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

邪與後秦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秋乃各解歸關西豪傑以後秦無成功多去而附登○八月登立子崇爲皇太子

都與秦相持至秋各引兵還

破解弗越質叱黎于平襄獲其子詰歸六月國仁卒諡曰宣烈廟號烈祖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爲大都督大將軍

刺史陳留王紹爲平原太守辟閭渾所逼退屯黃巾固垂更以紹爲徐州刺史○垂以太子寶錄尚書事授之以政自總大綱

附丁零

翟遼遣司馬眭瓊詣燕謝罪燕主垂以遼數反覆斬瓊與遼絕遼乃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自黎陽徙屯

庫莫奚于弱落水南秋庫莫奚復襲珪營珪又破之○珪密有圖燕之志秋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還言于珪曰燕主衰老

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

南康公
謝石
進封四年卒謚

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殺之他日與羣僚宴語及政事參軍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强商鞅嚴刑而秦

大單于河南王大赦改元太初秋乾歸立妻邊氏爲后置百官倣漢制○九月乾歸遷都金城

而已○趙王麟擊許謙破之謙奔西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龍城○夏垂立夫人段氏為皇后以太子寶領大單于○將軍

滑臺

太子闍弱范陽王自負材氣非少主臣也燕王既沒內難必作於時乃可圖今則未可珪善之

襄子汪
嗣

興業曰
起喪其
身歎亡
其家皆
殘酷之
致也明
公方建
大業景
行堯舜
猶懼不
濟乃慕
起歎之
治豈此
州士女
所望哉
光改容

平知會
章武王
宙討吳
深破之
深走保
繹幕○
張中攻
廣平王
祖攻樂
陵高陽
王隆將
兵討之
中出降
祖亦歸
罪

己丑

太元十四年

秋七月以王忱爲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寧三州軍事

九月以陸納爲尚書令

冬十一月以范甯爲豫章太守○初帝既親政威權已

彭城王 弘之

嗣封二十二年卒子卯立

汝南王 義

嗣封三十四年

謝之

呂光麟嘉元年

春光自稱三河王大赦改元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光立石氏爲妃

苻登太初四年

春後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登升樓遣謂萇曰爲臣弑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

姚萇建初四年

春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于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新平之禍臣爲兄襄報讐

乞伏乾歸太初二年

春秦主登以乾歸爲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夏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于是秦涼鮮

慕容垂建興四年

春以陽平王柔鎮襄國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務修舉表請代還垂乃召農爲侍中

慕容永中興四年

拓跋珪登國四年

春珪襲高車破之擊吐突鄰部于女水大破之盡俘其部落而還

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政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所親昵者皆姻姆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尚書令陸納望宮闕

卒子遵紹爲世之立至子子安帝義熙三年再見

作塘侯

桓石虔

爲使持節都督荊益寧三州軍事荊州刺史卒

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登翟轀重于大界自將輕騎攻安定羌密造堡克之。夏後秦主萇與登戰數

耳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臣敢違之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乃斬像首以送秦　秋秦王登據苟頭原以通安定諸

畀羌胡多附乾歸乾歸悉授以官爵。冬枹罕羌彭奚念附于乾歸乾歸以奚念爲北河州刺史

司隸校尉以高陽王隆代之農建翟臺于龍城使隆錄翟臺尚書事隆因農舊規修而廣之遼碣遂安夏以長樂公盛鎮薊城

數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將軍許營上疏曰局史衛官僕隸婢兒皆為守令或帶內職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使臨官政教不均暴濫無罪且佛者清遠

迫論平閻震功進爵作塘侯子誕嗣。石虔有才幹趫提絕倫從父豁在荊州于獵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將戲令拔箭

敗乃遣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丘又敗之。秋登攻後秦將軍吳忠等于平涼克之。八月登擊安定後秦主萇襲破其

將勸甚決戰萇曰與窮寇爭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畱姚旻守安定夜帥騎三萬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殺毛后及

修繕舊宮。清河民孔金斬吳深送首中山。范陽王德遣王麟擊賀訥追奔至勿根山訥請降徙之山谷質其弟染干于中

元虛之神今僧尼于五誡麄法尚不能遵而流俗競加敬事以至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疏奏不省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諷八座啓

石虎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虎亦跳高于獸身猛獸伏復拔一箭以歸從溫入關冲爲符健所圍垂沒石虎躍馬赴之拔

輜重登后毛氏死之毛后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

南安王尚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萇使

山。冬樂浪王溫爲冀州刺史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于溫帳刺溫殺之并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遼西王農

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偕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今主上當陽豈得爲此乃稱疾不著疏奏帝大怒而嘉偕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爲帝所親信數進忠言國寶甯

冲于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歎息咸震敵人時有患癃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

泰所執甚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甚汝先已殺天子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甚殺之登收餘衆屯胡空堡○冬

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鎮之○冬甚使其將軍任瓮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登將

邀擊劉温者于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附丁零

夏翟遼侵晉榮陽執太守張卓冬遂遣丁零故堤詐降于燕樂浪

之甥也胷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賓遂與道子譖胷出爲豫章太守胷臨發上疏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殆無三日之休又言中原士

登以竇衝爲大司馬都督隴東軍事雍州牧楊定爲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約共攻後秦又約并州刺史楊政

從之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聞之馳騎見登曰甚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甚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

王溫因刺殺溫

民流寓江
左歲久安
業宜正其
封疆戶口
皆以土斷
又人性無
涯奢儉由
勢今并兼
之室亦多
不聽由用
之無節也
禮十九為
長殤以其
未成人也
今以十六
為全丁十

冀州刺惡地男
史楊楷畧過人
各帥具陰憚之
衆會長惡地懼
安政楷降于萇
皆河東萇以惡
人秦主地為鎮
不旣敗軍將軍
政楷收附仇池
集流民
數萬戶楊定稱
政據河隴西王
西楷據五年○
湖陝之秦主登
間遣使之東也
請命于後秦主

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豈不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爲全丁十六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繁滋矣帝多納用之○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採求

登登因而授之○將軍雷惡地降于後秦

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戍隴城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奔陰密定自

風政并使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矣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以致益乃實蠹漁之所資

稱秦州牧隴西王秦以定爲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約共攻後秦

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

哉足下慎選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

顧左右與言可謂遠識汎大文夫而不能免此乎○甯好儒學性質直謇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

後生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

罪大

庚寅

太元十五年　春正月西燕主永寇洛陽朱序擊走之還擊翟遼又走之○序擊敗永追至白水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將軍

譙王恬之　嗣封四十年卒謚敬子尚之嗣至安帝元興元年再見

呂光麟嘉二年

苻登太初五年　春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于隴東後秦主萇救之登引還○秋馮翊人郭質起兵于廣鄉以

姚萇建初五年　萇攻秦太守竇益男于新羅堡克之秦魏揭飛帥氐胡攻杏城雷惡地應之攻李潤萇欲自擊

乞伏乾歸太初三年　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于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冬越質詰歸據平襄

慕容垂建興五年　秋北平人吳柱聚衆千餘立沙門法長為天子破北平郡轉寇廣都入白狼城幽州牧

慕容永中興五年　春永引兵向洛陽晉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永永走還上黨

附吐谷

拓跋珪登國五年　夏珪會燕趙王麟于意辛山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鄰紇奚皆降于珪○

朱黨守石門使具子畧督護洛陽自還襄陽

二月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浸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鎮以潛制之問於太子左衛

應登移檄三輔日姚萇凶虐毒被神人吾屬世蒙先帝之仁非常伯納言之子即鄉校牧守之孫也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

之羣臣日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揭飛何也萇曰吾城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畧非常若得吾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

叛

高陽王隆方葬其夫人郡縣守宰皆會之衆聞柱反請隆還城遣大兵討之隆日今聞閻安業民不思亂柱等以詐謀惑愚夫

渾

秋王視連卒子視羆立視羆自以父祖慈仁為四鄰所侵侮乃督屬將士欲建功業冬西秦王乾歸遣使拜視

秋劉衛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賀納困急請降于珪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

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細行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畧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

而死于北非吾是三輔有也乃壁壘皆引兵一扈之獨千六百鄭縣人赴之揭苟雕不飛惡地從紫衆悉般攻數千附之甚固于後秦壘不戰後秦以潛遣騎雕為豫出其後州刺史揭飛兵登以質亂甚擊為馮翊斬揭飛太守冬惡地降質與雕甚待之

誘脅相羅沙州聚無能收白蘭為也遂王視羅晉莫訖不受至遣廣平安帝隆太守廣安二年都令先再見歸續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趨白狼城柱衆閉之皆潰窮捕斬之

不從使恭鎮京口

秋八月劉牢之擊翟釗于鄄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于滑臺張願來降

九月以王國寶爲中書令俄兼中領軍以王珣爲尚書右僕射

戰于鄭東寘敗奔洛陽

如初命姚當成于營地每柵孔樹一木以旌戰功

辛卯

太元十六年夏西燕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秋九月以王珣爲左僕射謝琰爲右僕射黜博士范弘之爲餘杭令。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謚因叙桓溫不

章武王範之紹封十六年卒子秀嗣至安帝義熙元年再見

呂光麟嘉三年冬光遣兵乘虛伐西秦西秦王乾歸聞之引兵還光兵亦退

苻登太初六年春登自雍攻後秦將軍金縈于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夏登及

姚萇建初六年夏苟曜密召秦主登許爲內應登自曲牢赴之軍于馬頭原萇率衆逆戰登擊破萇萇收兵復戰姚碩德曰失

乞伏乾歸太初四年。春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乾歸以宗女妻之。秋沒奕干以其二子爲質于乾歸請擊鮮卑大兜乾

慕容垂建興六年春置行臺于薊加長樂公盛錄行臺尚書事。魏王珪請討賀蘭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賀訥將軍蘭汗

慕容永中興六年

附鐵弗氏

劉衛辰三十三年遣子直力鞮帥衆攻魏南部兵敗魏王珪乘

拓跋珪登國六年春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珪告于燕請爲鄉導討之燕乃遣兵破訥降其部落徙染干

臣之跡王珣溫故吏也以爲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遂黜弘之

後秦王萇戰登師敗績登退屯鄜○秋登攻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還

利而更前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此必苟曜與之有謀也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

歸與沒奕干攻大兜于鳴蟬堡克之兜微服走乾歸收其部衆而還歸沒奕干二子沒奕干尋叛來合劉衛辰八月乾歸帥騎

帥龍城之兵擊賀染干夏蘭汗破染干於牛都麟破訥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數萬垂命麟歸訥部落從染干於中山麟歸言

勝抵悅跋城直力鞮被執衛辰為部下所殺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伏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勃勃

於中山○初柔然部人世服于代及秦滅代柔然附於劉衛辰珪卽位高車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冬珪引兵擊之柔然遁走

進戰大敗之○冬秦主登攻安定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萇既行曜果至長安興

一萬討沒奕干沒奕干奔他樓城乾歸射之中目

于垂曰臣覲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秋垂如范陽○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于垂垂

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于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

附丁零

翟遼卒子釗代

珪追奔六百里諸將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皆曰足乃復倍道追及大破之悉徙其部衆

誅之甚敗登于安定城東登退據路承堡甚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値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甚笑曰吾不

衰老子弟用事畱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與垂絕觚逃歸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冬垂還中山○十二月垂如魯口

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爲燕遼西王所敗

于雲中○劉衛辰遣子直力鞮率衆九萬攻南部珪引兵五六千人大破之乘勝追奔衛辰部落駭亂珪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

如仁凡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

衛辰父子出走分遣輕騎追之獲直力鞮衛辰爲其下所殺珪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

英焉三
也董帥
大衆人
盡死力
四也所
以得建立
功業驅
策諸賢
者正望
實畧中
有片長
耳

餘萬頭
國用由
是遂饒

附柔然

初郁久
閭地粟
衰卒部
落分為
二長子
匹候跋
繼父居
東邊次
子縕紇
提別居

壬辰	
太元十七年夏五月丁卯朔日食冬十月朱序以老病求	
琅邪王德文以皇子始封	
呂光麟嘉四年秋光遣其弟寶等攻西秦王乾	
苻登太初七年春登立昭儀李氏為皇后○秋	
姚萇建初七年春秦將軍沒奕干帥衆降于萇	
乞伏乾歸太初五年	
慕容垂建興七年春垂自魯口如河間勃	
慕容永中興七年燕主垂擊翟釗釗求救	
拓跋珪登國七年	西邊魏師來擊二子舉衆降紐紇提之子曷多汗兄子社崘斛律等被獲

解職詔以郗恢爲雍州刺史代序鎮襄陽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

會稽王道子

封琅邪王二十一年徙封會稽至安帝元興元年再見

梁王龢

封六年卒子珍

歸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又遣其子纂擊南羌彭奚念纂亦敗歸光自將擊奚念于枹罕克之奚念奔甘松

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告祠世祖神主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羸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拒之登

萇以爲車騎將軍封高平公。萇寢疾召太子興詣行營姚方成言于興曰今寇敵未滅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爲人患興遂殺

海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三月垂引兵南擊釗進逼蘇康壘夏翟都南走滑臺垂軍黎陽釗列兵南岸以拒

于永永謀于羣臣尚書郎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侍郎張騰曰垂強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

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馬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齒于道子後出補義

之嗣至安帝元興二年再見

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而還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

統及王廣苻脩徐成毛盛等萇怒曰統兄弟吾之州里戍等前朝名將吾方用之柰何輒殺之。秋秦主登引兵逼安定萇拒

之垂徙營黎陽西四十里烏牛皮船僞列兵泝流而上劉亞引兵之垂潛遣王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營成

戍夷兄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畫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銜其前劉躡其後此天校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

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報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横士民畏之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稍擬仲堪參軍劉邁

爲何人卻之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冬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

釗亟還攻鎮等垂命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眠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衆及釗所

附丁零翟釗遣將攻館陶燕主垂迎擊釗兵敗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永以釗爲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

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悦既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玄果使人追之不及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曰玄志趣

據弘農以附登○登以竇衝爲左丞相○休官權千成據顯親自稱秦州牧

統七郡謀反爲三萬餘永所敗戶劍奔長子垂以章武王宙爲兗豫二州刺史鎮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戶于黎陽以彭城王脫爲徐州刺史

不常節下
崇侍太過
非計也藩
内弟羅企
生爲仲堪
功曹藩謂
曰殷侯倒
戈以授人
必及於禍
君不早去
悔無及矣
立子德文爲
琅邪王徙
道子爲會
稽王
李遼表請修

鎭黎陽
以崔蔭
爲宙司
馬蔭明
敏強正
善規諫
宙嚴惲
之簡刑
法輕賦
役流民
歸之戶
口滋息
○秋垂
如鄴以
太原王
楷爲冀

癸巳

太元十八年

孔子廟不報。清河人李遼上表請救兗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緩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呂光 麟嘉五年

苻登 太初八年

姚萇 建初八年

乞伏乾歸 太初

慕容垂 建興八

州牧。冬垂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為都督兗豫徐荊雍五州諸軍事鎮鄴

慕容永 中興八

拓跋珪 登國八

秋八月氐帥楊佛嵩叛奔後秦楊佺期趙睦追之九月敗佛嵩于潼關後秦將姚崇救佛嵩趙睦敗死

夏丞相竇衡矜才尚人自請封天水王登不許衡自稱秦王改元元光秋登攻衡于野人壁衡求救于後秦後秦使太子興救

秋秦王登討竇衡衡求救于萇尹緯言于萇曰太子仁厚有聞而英畧未著請使擊登萇從之使興將兵攻胡空壁登解衡圍

六年春權千成爲秦所逼請降于乾歸乾歸以爲東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公○夏乾歸立子熾磐爲太子熾磐勇畧

年冬垂議代西燕諸將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獘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壹

年

年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勃襲其城屠之太悉伏奔秦

衛遂襲平凉

以赴之與因襲平凉大獲而歸復鎮長安。冬萇疾甚還長安名太尉姚旻僕射尹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

明決過於乾歸

民心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遺子孫也遂發中山次于鄴

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寔卒與秘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艱伐秦

甲午

太元十九年

夏六月追贈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羣臣或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素不伉儷于先帝子孫豈可爲祖考立配國

呂光麟嘉六年 春光以禿髮烏孤爲河西都統○秋光以子覆爲都督玉門以西軍事西域大都護鎮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苻崇延初元年 春登聞後秦主萇卒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衆而東留安成王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二

姚興皇初元年 夏秦主登自六陌趨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

乞伏乾歸太初七年 夏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救秦聞秦主登爲後秦所殺引兵還○冬隴西王楊定與秦主崇共攻乾歸

慕容垂建興九年 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

慕容永中興九年 夏永及燕戰敗績走歸長子六月燕主垂進軍圍長子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

拓跋珪登國九年 附柔然 曷多汗自魏與社崙率衆西走魏遣長孫肥來追及于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

學明教臧肅曰尊號既正明同極之情中別建寢廟明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蕪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于太廟路西

秋八月尊太妃李氏爲

附河西

初禿髮思復鞬卒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

月登攻屠各姚奴呂蒲二堡克之○夏登及後泰戰敗績單騎奔雍崇廣宥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

爭水不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綿與馳遣狄伯支謂綿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綿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令不因思奮

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益州與定戰敗軻彈詰歸皆引退軻彈司馬翟瑥怒曰主上

臺壁遣兵戍之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詭道由太行入悉斂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出滏口入

堅守不去卒成大燕之基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秋永困急遣子

社崘收其餘衆數百奔疋候跋疋候跋處之南鄙社崘襲疋候跋殺之疋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奔魏社崘掠五原以西諸部走

皇太后居
崇訓宮

禮俊賢山遣子之力以以雄武天井關弘等求度漠北
修政刑宗爲質禽敵大開基威五月至救於晉王安帝
然後可於乞伏事去矣振秦蜀臺壁永雍州刺元興元
也烏孤乾歸以遂與秦將軍以追大逸史郗恢年再見
從之呂請救進戰秦兵宗室居豆歸救幷獻玉
光遣使封乾歸大敗○元帥之之平規璽一紐
拜烏孤梁王納五月興任當竭擊破之帝詔青
爲大將其妹爲始發表力致命小逸豆兗二州
軍河西梁王后即帝位以佐國歸出戰刺史王
鮮卑大乾歸遣於槐里家奈何邊西王恭豫州
都統烏乞伏益大赦改望風退晨又擊刺史庾
孤與羣州等帥元謚蔓衂將何破之遂楷救之
下謀之騎一萬曰武昭面以見圍臺壁永恐晉
曰可受救之秋帝廟號主上乎永名太兵不出
乎甯曰登引兵太祖○彊雖無行軍還又送其
吾士馬出迎乾秋興自任獨不自將精太子亮

衆多何歸兵後安定如能以便兵五萬為質燕
為爵人秦主興涇陽與宜斬將拒戰垂將平規
石真若擊登殺秦主登軍乎軻陳於臺追亮及
蜀不對之益州戰于山彈乃帥壁南遣於高都
為孤曰等聞之南執登騎進戰慕容國獲之永
鄉邑呂引兵還殺之悉益州詰伏千騎又告急
光邪石登太子散其部歸亦勒於澗下於魏魏
真若蜀崇奔湟衆使歸兵繼之及戰偽王珪遣
曰吾根中即帝農業徙大敗定退永衆陳留公
本末固位改元陰密三兵殺定追之行虔將軍
小大非論登曰萬户於及崇斬數里國庾岳帥
敵若光高帝廟長安以首萬七騎從澗騎五萬
致死于號太宗李后賜千級乾中出斷東渡河
我何以〇冬崇姚晃〇歸於是其後諸屯秀容
侍之不為乞伏將軍強盡有隴軍四面以救之
如受以乾歸所熙強多西之地俱進大晉魏兵

驕之佚逆奔隴叛推竇自稱秦
蒙而動西王楊衡為主王大赦
蔑不克定定與興自將
矣烏孫崇共攻討之軍
乃受之乾歸兵至武功
敗皆死多兒子
苻秦亡良國殺
右秦自多而降
穆帝永熙奔秦
和七年州衛奔
秦王健汧川汧
改元即川氐仇
位歷六高執送
主凡四之○冬
十二年興遣使
與燕結

破之永皆未至
走歸長大逸豆
子秋垂歸部將
圍長子代勤等
拔之殺開門內
西燕主燕兵燕
永并新人執永
其公卿斬之西
大將刁燕亡
雲大逸右西燕
豆歸等起慕容
三十餘冲乙酉
人得永稱帝終
所統八慕容永
郡七萬甲午凡
餘户及十年

好并送太子寶之子敏於燕燕封敏為河東公附仇池楊定稱隴西王十年冬與秦主崇攻西秦兵敗見殺無子叔父

秦乘輿服御伎樂珍寶甚衆九月垂自長子如鄴〇冬垂東巡陽平平原命遼西王農濟河與將軍尹國畧地青兖攻

乙未

太元二十年春三月庚辰朔日食

呂光麟嘉七年秋光帥衆十萬

姚興皇初二年魏王珪遣使來

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仇池公稱藩於晉至太元二十一年再見

乞伏乾歸太初八年春乾歸

拔廩丘陽城晉東平太守韋簡戰死高平諸郡皆潰農進軍臨海入臨淄十二月垂召農等還

慕容垂建興十年春垂遣

拓跋珪登國十年秋張袞

以丹陽尹王
雅領太子
少傅○時
會稽王道
子專權奢
縱趙牙本
倡優茹千
秋本捕賊
吏皆以諂
賂得進道
子以牙為
郡守千秋
為參軍牙
為道子開
東第築山
穿池功用

伐西秦
西秦王
乾歸請
稱藩以
子為質
先引兵
還

附河西

禿髮烏
孤擊乙
弗折掘
等諸部
皆破降
之築廉

乞師秋
興遣楊
佛嵩將
兵救魏

以太子封則報
熾磐領聘於後
尚書令秦遂自
○初楊平原狩
定之死於廣川
也天水渤海長
姜乳襲樂而還
據上邽○魏王
夏乾歸珪叛垂
遣乞伏侵通附
益州帥塞諸郡
騎六千夏垂遣
討之左太子寶
僕射邊帥衆八
尚民部萬自五
尚書王原伐魏

閒燕軍
將至言
於珪曰
燕狃於
滑臺長
子之捷
竭國之
資力以
來有輕
我之心
宜羸形
以驕之
乃可克
也珪從
之悉徙
部落畜

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内乃有山甚善然脩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責官

川堡而都之廣武趙振少好奇畧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後凉王光封烏孤為

松壽曰益州屢勝而驕不可專任必以輕敵取敗乾歸曰益州驍勇諸將莫及當以重佐輔之耳乃以平北將軍韋虔為長史

散騎常侍高湖諫曰魏與燕世為婚姻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曲在於我奈何遽擊之涉圭沈勇有謀幼歷艱難

虔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進軍臨河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八月珪治兵河南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將濟暴

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閻人爽上疏言之帝益惡道子而通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内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為心腹由是

廣武郡公

左禁將軍務和為司馬至大寒嶺益州不設部伍聽將士遊吹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不聽遂為姜乳所敗○夏乾

兵精馬強未易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而易之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損重願陛下圖之垂怒免湖官秋軍至五原降魏別

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珪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使客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十月燕太子寶等燒船

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徐邀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會稽王雖有酣媒之累宜加弘貸以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委任道子如故

歸遷於西城

歸遷於西城○秋後涼王光帥衆十萬伐乾歸左輔密貴周左衛將軍莫者羖叛勸乾歸稱藩於光以子敕勃為質光引兵還

部三萬餘家收穄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進軍臨河造船為濟具九月魏王珪將兵臨河拒竇寶之發中山也垂已有疾既至五

夜遁時河氷未結寶以珪軍必不能度不設斥候十一月暴風氷合珪引兵濟河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晨夜兼行至參合

秋七月長星見自須女至於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乾歸悔之殺周及羖羝

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

陂西燕軍在陂東山南水上珪夜部分諸將令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旦日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死者

卒駭動術士靳安言于寶曰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與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為實死謀奉麟

以萬數畧陽公遵還兵擊其前復禽四五萬人寶等單騎僅免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留之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

為主事泄嵩等皆死寳麟等內自疑冬十月燒船夜遁運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覆軍上沙門支曇猛曰魏兵

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强盛不如悉殺之則國空虛取之為易乃盡坑之而還

將至之侯宜遣兵禦之寶不應司徒德勸寶從之寶乃遣趙王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麟以墨猛言為妄縱騎遊獵不

復設備魏軍追至參合陂大敗寶等寶等單騎僅免○司徒德言於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心宜及陛下神畧以服之

丙申	
太元二十一年 夏五月以劉該為徐州刺史鎮鄄城	
呂光龍飛元年夏光即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置百官以	
姚興皇初三年西秦越質詰歸帥戶二萬來降興處之成紀拜	
乞伏乾歸太初九年春休官權萬世帥衆來降○冬涼州牧	
慕容寶永康元年春垂遣平規發兵冀州規以三郡兵反	不然將為後患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拓跋珪皇始元年陳留公虔鎮平城素不設備燕主垂引	

以謝琰為尚
書左僕射
秋九月貴人
張氏弑帝
於清暑殿
太子德宗
即位會稽
王道子進
位太傅冬
十月葬隆
平陵○帝
嗜酒流連
內殿外人
罕得進見
張貴人寵
冠後宮時

世子紹
為太子
遣使拜
禿髮烏
孤為益
州牧烏
孤謂使
者曰呂
王諸子
貪淫三
甥暴虐
遠近愁
怨吾安
可違百
姓之心
受不義

鎮西將
軍平襄
公○隴
西王碩
德攻姜
乳于上
邽乳率
衆降興
以碩德
為秦州
牧鎮上
邽徵乳
為尚書
强熙權
千成帥
衆三萬

軻彈與
秦州牧
益州不
平軻彈
奔涼

規弟翰
亦起兵
遼西以
應之垂
自將擊
規至魯
口規棄
衆走渡
河垂引
兵還翰
引兵趣
龍成清
河公會
遣東陽
公根等
擊翰破

兵至平
城虔乃
覺之帥
麾下出
戰敗死
燕軍盡
收其部
落珪震
怖欲走
諸部聞
虔死皆
有貳心
珪不知
所適燕
軍叛者
奔告珪

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

之爵乎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

共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奔仇池遂奔晉碩德西擊千成于畧陽千成降○西燕既亡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擁兵自守

之翰走山南○三月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鑿山通道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鎮平城垂襲之虔出

云垂已死輿尸在軍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夏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甯太守劉亢泥斬之徙其部落於平

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為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太子即位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

興遣晉王緒攻之恭等臨河拒守緒不得濟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及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強

戰敗死垂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不知所適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軍士慟哭垂慙憤嘔血由是發疾至

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賀太妃卒○秋羣臣勸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改元參軍張恂勸珪進取

至于寒暑饑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已出母弟琅琊王德文嘗侍左右為之節適初國寶黨附道子驕縱不法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媚於帝道子大怒以劍擲之

拜鎮東將軍強引興兵自龍門濟遂入蒲坂恭等皆降興以緒為并冀二州牧鎮蒲坂

附仇池

楊盛稱仇池公

是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夏四月卒于上谷至中山乃發喪諡曰成武帝廟號世祖太子寶即位大赦改元以范陽王德為冀

中原珪善之燕遼西王農鎮晉陽部曲數萬并州素乏儲偫民不能供農又遣護軍分監諸胡民夷皆怨潛召珪軍八月珪大

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道子又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振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

三年冬遣使請命于建康詔拜盛鎮南將軍仇池公盛表苻宣為平北將軍至安帝隆安二年再見

州牧守鄴遣西王農為并州牧守晉陽○寶弑其太后段氏初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

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別遣將軍封真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九月珪軍至

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悛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

後段后嘗言於垂曰太子寶非濟世才也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强愎必為國患宜早圖之垂曰

陽曲乘西山臨晉陽燕慕容農出戰敗走珪遂取并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

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黙但問歳晏何如耳山陵既畢恭將還鎮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賓等愈惟

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叚氏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吾為社稷言之王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若哉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

者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有才用咸加擢叙以張恂等為諸郡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冬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潛自

史臣曰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于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荆吳戰旅嘯吒戎雲名賢間

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至是寶使麟謂段氏曰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遂

晉陽開韓信故道自井陘趨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珪命東平公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

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沖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于時上天乃眷強氏自戕五尺童子振

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適統無母后道不宜成喪中書令眭邃曰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猶得配饗太廟況先

攻信都珪進攻中山既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軍於魯口高

秋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感恩罕樹道子荒于朝政國賓粟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盲鬻刑之貨自

后晙昧之言乎乃成喪○竇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罷軍營封蔭之户悉屬郡縣由是士民嗟怨有離心○平規據高唐竇遵

陽太守崔宏奔海渤珪素聞其名追吏追獲以為黃門侍郎與張衮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博陵令屈遵降以為中書令出納號

走權門
毒賦年
滋愁民
歲廣是
以開人
許榮馳
書詣闕
烈宗知
其抗直
而惡聞
逆耳肆
一醉于
崇朝飛
千觴于
長夜雖
復昌明

高陽王
隆討之
秋規棄
高唐走
隆遣慕
容進等
追斬規
於濟北
平喜奔
彭城○
竇子會
母賤而
年長雄
後有器
藝祖垂
愛之及

令兼總
文詰

表夢安聽神言而金行頽兆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苻堅百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為武

代魏遵鎮龍城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遺言命寶以為嗣寶愛少子策長樂公盛與會同年恥為之下乃與趙王麟共勸寶

不亦優哉

冬十二月封楊盛為仇池公

立策寳從之立妃段氏為后策為太子會盛皆進爵為王會聞之慍慧始有異志○九月魏軍至晉陽遼西王農出戰大敗奔

還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農遂東走魏追獲農妻子農與三騎逃歸中山魏遂取并州○寶聞魏軍將至議於東堂符謨曰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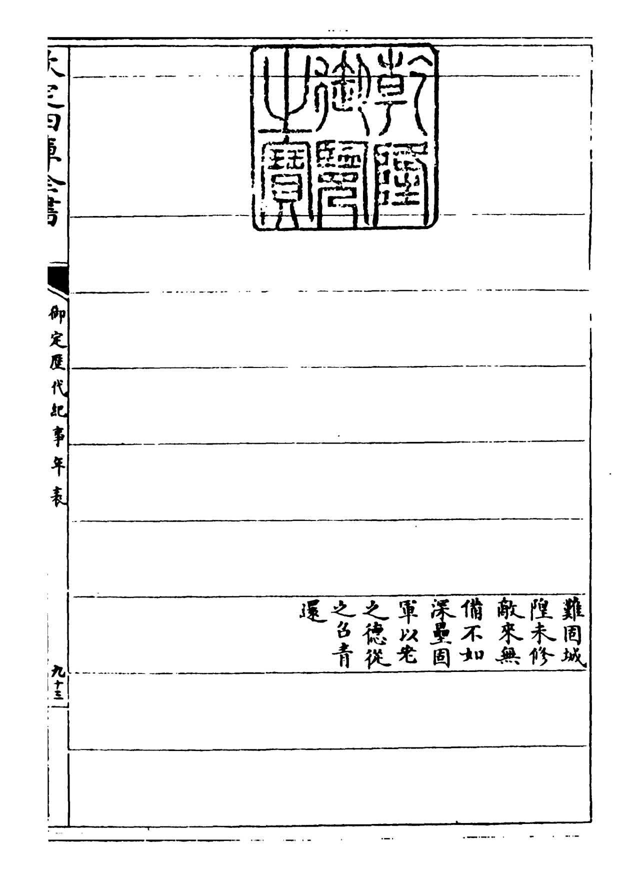
軍乘勝氣銳宜杜險以拒之莊逵曰魏多騎兵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部縣聚民為堡清野以待之彼食盡自退封懿曰魏

兵數十萬民雖築堡不能自固是聚兵糧以資之也不如阻關拒戰趙王麟曰宜完守中山待其斃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

持久之備悉以軍事委麟○冬魏王珪攻拔常山進軍攻中山高陽王隆守南郭帥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

○魏東平公儀攻鄴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破之魏軍退屯新城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諱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

述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不敵四也我軍自戰其地動而不勝衆心



難固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四十三